

# 人人

萬梅子主編 同人報 文化公司發行

第一、一年 第七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莫洛托夫

人言

馬歇爾



兩諸葛

梅英

壇坵章台看媚狐，  
誰甘沒落不拖夫？  
誓言德日休侵犯，  
轉瞬同盟作戰俘。  
席捲東歐歸教化，  
雄觀北美比贏輸。  
大王一旦終天去，  
巧婦安排好作姑。

五星元帥美之驕，  
帷幄運籌輜略高。  
華國三行心自壯，  
匡廬九上計空拋。  
但憑原子撐場面，  
還仗黃金辦外交。  
一副王牌千里馬，  
羣英會裏鬥黃驃。

# 人人週報

第一年第七期

## 人言

兩諸葛 (漫畫)

名人圖詠

梅·英

漢·魏

一

## 政治揣摩

原子時代的珍珠港

張羣院長等不能忽視的問題

對新疆事件的警覺

讀大公報熊偉先生上

國府主席書有感

李世英

萬枚子

程仲文

趙清閣

八·九

五·六

四·五

七

八·九

## 文化測量

五四時代

徐志摩和陸小曼

評迎春曲

假如陽光也囤積起來

海上報名錄 (四)

魯莽

天行

亮範

魏星

曹公

九·一〇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 社會透視

找房記

笑鴻

一二·一三

## 眾生輝

民九湖南驅張運動

甲子齊盧之戰

趙爾豐·端方

時代女兒

百年陰陽曆月日換算表

羅敦偉

紹虞

紹虞

梅子

一四·一六

一八·二一

一一·一二

二二

歡迎新訂戶

先付兩萬元

訂閱有好處

八折優先權

寄遞憑君意

以免有遲延

號碼莫忘記

續訂再付錢

## 本 期 零 售 每 冊 二 千 五 百 元

發行人 人从众文化公司

編輯人 萬 梅 子

社 址 上海(5)四川北路  
黃渡路敏德坊六號

電 話 (〇二)六〇七六二轉

登 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  
字第二七四號

印 刷 所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  
第二六六五號

改 造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 廣 告 刊 例

類 別	全 面	二 分 之 一	三 分 之 一	四 分 之 一
封 面	一百萬	五十萬	四十萬	三十萬
底 面	九十萬	五萬	三十萬	廿五萬
封 裏	八十萬	四十萬	廿五萬	二十萬
底 裏	七十萬	卅五萬	廿二萬	十八萬
專 頁	六十萬	三十萬	二十萬	十五萬
夾 文	六十萬	三十萬	二十萬	十五萬

以上均為每刊一次之價目長期另議  
套色加倍

本 彙 每 錢 分 每  
報 刊 周 報 刊 日  
圖 詠 英 王 漢 魏  
詠 圖 人 名



庚 孔

激昂醫國病，門狠孔  
郎中。豈有回春力？空吹  
宇宙風。方開難見効，便  
祕不能通。垂老嘆身否，  
任兵怨道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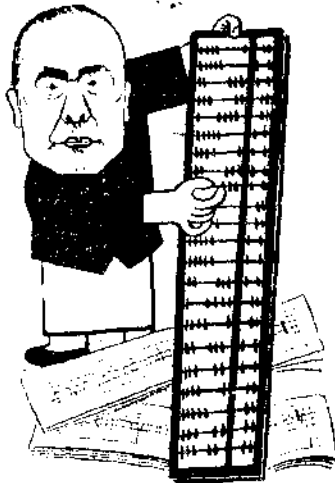


張 之 江

公喜打武，不慣跳舞。男女  
摩擦，怎能爲伍？  
使公少年，聞機（註）起舞。  
而今白頭，祇好落伍。  
故李協和，愈老愈舞。他自  
書生，我則行伍。  
戰亂方殷，將軍退伍。參政  
談舞，好不威武。  
（註）機者，收音機或留聲  
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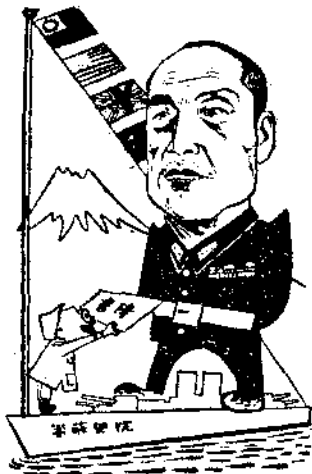
子多多，圈多多，手捧算盤可  
奈何！難關怎樣過？  
叫啊啊，歎啊啊，十載升官快  
如梭，而今小折磨！

徐 堪



昌 永 徐

誰言晉慕傑材無？兩度  
府開德不孤。尤幸大名追麥  
帥，「米蘇里」上受降書。



德 武 斯 麥

自昔漢維傷腦筋，籌  
邊壯志孰能伸？且看武德  
工夫好，一線編成絲不棼。



沈 宗 濂

欽差好，返國顯奇才；今日  
花籃捧翰長，他年海報掛頭牌，  
好戲看登台。

藥 良 令 夏

行 滬 堂 安 永 標 虎

五 九 五 至 一 九 五 路 波 寧



油 金 萬

# 張羣院長等不能忽視的問題

所謂政學系已否形成正式的政黨？

鄧錫侯劉文輝曾否繳會費二千萬？

萬枚子

## 一 現代文摘的紀載

蔡力行先生主編的「現代文摘」創刊號（三十六年六月四日）第十九頁載有「政學系民社黨青年黨的家譜一文（轉錄香港正報週刊三十七期），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不能不加以注意。節錄如次：

「……政學系雖然缺少兵權，在政府中樞的地位是時起時落的狀態，……十年內戰中，楊永泰就是劉共司令部的祕書長，黃郛是北平政務委員長，張群是九一八以後的上海市長和外交部長，抗戰期間又任四川省主席，陳儀是福建省主席，後來又任台灣長官，熊式輝是現在發動東北內戰的行轅主任。這次又拉張群出任行政院長……以政學系的張嘉璈（號公權）代替宋系的貝祖詒任中央銀行總裁……政學系當在北洋軍閥時代就是鹽業、金城、中南、大陸「北方四行」的領導人，南京政府成立後，「北方四行」的地位雖然逐漸為「南方四行」的附庸，……而在地方銀行政學系仍然是強有力的集團。……行政院改組後，外長王世杰，財長俞鴻鈞都是親政學系的份子，其他如翁文灝、王雲五、莫德惠、穆嘉銘、谷正倫、雷震等也都是接近政學系的。在中國近代史上，政學系是一個典型的官僚政客集團。民國六七年國會分裂時，政學系即利用李根源參加西南討袁的地位，在西南正式組成，當時曾勾結滿清遺老岑春煊，排斥孫中山主持的西南軍政府與北洋軍閥分掌中國的統治。以後南北議和，政學系成為西南與北洋軍閥妥協的媒介，從此政學系先後參加了徐世昌、曹錕政府，成為北洋政府中不可缺少的官僚集團，並利用其政治地位，成為北方官僚資本的中堅，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以及「北方四行」的大亨。其代表人物便是吳鼎昌和張公權。……」

## 二 觀察週刊的特約通訊

儲安平先生主編的「觀察週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卅六年六月七日）第十六頁載有標題「鄧錫侯賈餘後四川省政的新局面」的特約成都通訊，其中有關於政學系的敘述，尤覺駭人聽聞。原文是：

「……在三十二年以前，鄧氏在政治上無地位，亦無所屬，三十二年以後（實際時日，無法探知）與劉文輝同歸政學系陣營。在他歸政之前，他的一些部屬如余中英、吳景伯等皆棄他而投入張群懷抱（大約鄧劉之加入，或為彼等促成）；據云二人加入之時，曾各繳入會費二十萬元（現值當在五十億元以上）。自彼等加入政學系後，一切皆由張群為他們撐腰。此次鄧氏之出任省主席，自然也是張群的努力。」

## 三 政學系是怎樣的組織？

凡留心中國政治史的，「政學系」三個字早已熟習。但所謂熟習者祇是表面，而非內容。誰都似是而非地談談政學系；實在誰也不能完全明瞭政學系是怎樣一個組織，除了真正政學系的本身人物以外。

有人說政學系源於梁啟超的進步黨或研究系；有人說政學系的前身是政學會，而追源於李根源；又有人說政學系過去的領袖是黃郛楊永泰；也有人說現在的領袖是張群，熊式輝。我們不能盡信，也不能不信。

憲法準備實施了。真正的政黨必須光明正大的出現，不能躲在幕後耍把戲。

「現代文摘」是經過合法登記的刊物，它轉載的文章當然負有責任；何況又將政學系與「民社」「青年」兩黨相提並論。因此我們要向張群院

長等首先提出鄭重的詢問，就是：

「政學系是否已經組織形成一個正式的政黨？」

附帶提出的，還有：

○如果政學系是個正式政黨，領袖是誰？政策政綱如何？黨員若干？組織怎樣？「現代文摘」的紀載何者為實？何者為虛？

○如果不是正式政黨，是否為非正式的小組？有無不能公開宣布的理由？

#### 四 有關鄧錫侯劉文輝的故事

「觀察週刊」是年來雜誌中的傑出刊物，銷路逾萬。它的特約通訊應有其真實性。張岳軍先生登台雖未久，從來以負責著名。這次行政院改組，也近似於責任內閣。「觀察週刊」的紀述既然有聲有色，那我們以國民的資格，自不能默爾以息，因再提出下面的質問：

「現在四川省政主席鄧錫侯，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是否政學系的會員？曾否各繳入會費二千元？鄧主席之出任是否經張院長之努力？」

這個問題較之上節尤為嚴重，張院長應當明白。萬一屬實，政學系的政黨身份尚未分明，張院長就有賣官鬻爵的罪嫌。鄧劉等更不消說是營私行賄。如果非實，那麼「觀察週刊」也是故意污蔑，構成誹謗。這二者必居其一，我們佇候張院長等的答覆。

#### 五 有言責者何在？

中國尚未走上民主憲政之路，有些事真不免令人萬分地感慨！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在政治道德上何等嚴重！但截至作者執筆時止，前述刊物之出版，一已經過兩週，一已經過八天。這就是說在這兩週或八天內看見這些紀載的無論相信與否，等於走馬看花，毫無反應。我們真佩服張院長鄧主席們的雅量，更佩服有言責的監察委員們立法委員們為何漠不關心。但我們不能不代表人民起來講話，不能不促起有言責者的注意！

張院長以日本陸大狀元而從事政治，在今日中國中，的是好手；我們對他還寄以相當的同情與希望。也許日理萬幾之身，不大理會這些雜誌（他能原諒，他的左右的精明輔弼如甘乃光孟廣澎等就不能原諒）所以等於默認。據我們理智的分析，兩種刊物所載，或非完全事實，但也不見得完全捏造。為愛護張院長和政學系（假定有此組織）計，應在看見本報以後，即日將真實情形公諸社會，一以俾國人明瞭政學系的真相，一以表示院長主席們的清白。同時「現代文摘」和「觀察」也可據以作相當的更正，了此一段嚴重的公案！

一九四七、六、一六晨一時於海市

## 原子彈時代的珍珠港事變

李士英

# 政治

在全世界正走向和平的時候，特別是在中國人極端需要和平的時候，寫這種有火藥氣味的文章，似乎有點不合時宜。作者所以選擇這個題目既非故意危言聳聽，也不是故意掃

美國朋友的興，而是預見到第二次珍珠港事變，確有在並不太遠的未來發生的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有不少人抱着一種幻想，把它當作世界上最末一次的戰爭；戰爭結束以後，又有更多的人奔走呼號，擬定種種計劃，成立國際聯盟，希望奠定永久的世界和平。結果怎麼樣？事實證明了，人類所得到的並不是什麼永久的和平，而是一次殘酷的世界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有不少人說它是世界最後一次的戰爭，戰爭還未結束，就開始籌備聯合國的成立，希望聯合國成為萬國之國，由聯

合國統治世界，給人類製造之永久的世界和平。軸心國家一個個戰敗投降了，同盟國家也都打得筋疲力盡了，大家都需要休息，需要產生真理，「和平」在大戰之後，自然聲價十倍。但人為萬物之靈，一方面富於理想，一方面過分敏感。因此，戰爭剛剛結束，就有些人在做化友為敵的工作，向友邦身上打主意；被人暗算的人，也心血

來潮，未卜先知，開始做戒備工作以防萬一。聯合國準備佈下天羅地網，使侵略者無處存身；而

用心巨測的工程師，則故意開一個狗洞，讓道，好讓侵略者隨時鑽進來，逃出去。同盟國國家安全理事會中的否決權，根本就是反民主的。原子能的管制，國際警備軍的建立，棘地荊天，障礙重重，打小算盤的國家，總想把聯合國弄成半身不遂，有名無實。和平喊價雖高，而生意連一宗也沒有成交，遍體鱗傷的世界，瘡痍未復，眼看這陣火藥味，人類的前途又不容盲目地樂觀了。

邱吉爾老謀深算，為實現建立歐洲合眾國的主張而奔走呼號，杜魯門未雨綢繆，竭力提倡杜魯門主義，史達林則穩坐在歐洲鐵幕的後面的一聲不響地在策劃着，趕修大蘇維埃聯邦的永久堡壘。世界兩大陣營既然已經形成，兩大陣營的對立也逐漸尖銳，在這種情況之下，永久和平的話固然用不着再講，大家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九一八事變發生那樣，過十二年太平日子（中國當然是例外），已經大成問題。

當然，世界另有它光明的一面，蘇聯不敢打，美國不願打，英國不能打，其餘的國家不要打，第三次大戰當然打不起來，和平生活總要有一段，究竟有多長，誰都無法斷定。不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客觀條件既然存在，同時又有一群企圖趁火打劫的陰謀家暗中鼓動，這一段和平生活的意義，只是一座輕便的橋梁，它的任務是使人類由過去的戰爭過渡到未來的戰爭。

蘇聯不敢打，原因是它在反抗希特勒德國的長期戰爭中流血過多，現存的武裝力量不及美英強大，手裏又沒有原子武器。戰必敗而求戰，世界上決沒有這樣的大傻瓜。蘇聯目前之需要和平，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肯定的斷語。但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根據蘇聯的哲學，它決不能和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和平相處，井水不犯河水。蘇聯反對資本主義國家，詛咒英美帝國主義，有比反法西斯還要長久的歷史，現在法西斯國家被消滅了，蘇聯的歷史任務便是進一步消滅資本主義，完成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因此，蘇聯需要和平的目的，決不是準備對資本主義的敵人妥協，

而是要爭取一段時間，重新恢復蘇聯的元氣，設法獲得原子彈的祕密，發明更可怕的武器，依照最高的標準把蘇聯武裝起來，加深蘇聯人民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仇恨。等到蘇聯的軍事力量由劣勢轉為優勢的時候，它會把握住世界革命的有利時機，向資本主義國家，發動無情的攻擊。

美國不願打，道理更加簡單。美國是資本主義的金元王國，資本家最有勢力，普通人民也都過着很舒服的生活。資本家的職業是做生意，賺錢，賺更多的錢；打仗是賠錢的事情，資本家當然不願打。普通的人民，惟一的希望是能多積蓄一些錢，過更快樂的日子，打仗要動員，緊要帶一些苦，當兵，甚至有犧牲性命危險，普通人民當然也不願打。不特此也，美國貨物美價廉，世界之大，無遠弗屆，市場不平等，生意便不好做，所以美國對於別的國家發生戰爭，也深惡痛絕。同時，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空軍，最豐富的物質資源，最鉅大的工業生產力，科學文化水準之高，也為其它國家所不及，更重要的是美國壟斷了原子彈的祕密，所以有恃無恐。戰爭一結束，美國便積極進行復員，國家節省軍費，士兵回家幸福，工商業取消統制，真是皆大歡喜。

英國之不能打，除了它是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流血過多以外，還有一個為美蘇兩國所沒有的苦痛，那便是殖民地的紛紛要求獨立問題。埃及，印度，緬甸，巴力斯坦，無不堅決要求脫離英國的統治。大不列顛王國之大，就在大在殖民地多上，如果殖民一一獨立，英國不但不能其為大，連一等強國地位的保持也很吃力了。

最困難的，要算世界上不要打仗的國家。這些國家有的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受了重傷，需要長期休養；有的是被征服的戰敗國，尚未恢復獨立國的地位；有的是弱小國家，要看強鄰的眼色行事。它們被夾在兩大陣營中間，實在左右為難。靠近蘇聯的國家，好像老母雞翅旁的雞卵，遲早都要變，時時刻刻都在變，由漸變而突變。

如果這類國家的政府保守一點，想維持現狀，便有共產黨起來革命，由政治鬥爭演成武裝內戰，甚至還要不斷發生邊疆衝突事件。至於鐵幕後面的小國，當然進步得更快，它們會迎頭趕上，由落伍的反動國家一變而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鋒。於是，所謂「鐵幕」也者，逐漸向距離莫斯科更遠的地方移動。全世界不要打仗的國家，都有在過渡期間被迫由內戰過渡到鐵幕後面的可能。

美國的政治家和戰略家們，看到蘇聯這種擴張政策，非常着急，便創造出一種杜魯門主義，企圖阻止蘇聯的擴張，援助希臘，土耳其，朝鮮方案，便是杜魯門主義的實施。但美國的作風，和蘇聯大異其趣。蘇聯以善於宣傳著名，而蘇聯於各國共產黨的援助，從來不作宣傳，甚至有人指出其國共產黨受蘇聯援助的事實，塔斯社還要奉命闢謠，矢口否認，往往援助鐵幕外面的國家一次，先自己宣傳一千次。蘇聯的援助方式是乾脆奉送，美國却忘不了那套生意經。所以美國要懷築成一道防止蘇聯擴張的堅強防線，我們非常懷疑，究竟有多少成功的可能。

今天蘇聯和美國的競爭，正好與龜兔競走相似。美國跑得雖快，但一覺醒來，蘇聯已經跑到前面了。原子彈的祕密，決不能長久保持，而蘇聯的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的宣傳，美國又無法防制。這種宣傳佔領了美國人民的腦袋，消極方面可以把美國催眠，積極方面可以使美國變為癱瘓，政治性的原子彈，較之軍事性的原子彈更加可怕。美國政府內部的整肅運動，只能治清微的皮膚病，而美國所患的却是心臟病。美國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使美國無法爭取戰略的主動，更無法在戰術方面先發制人，因此，美國在過去兩次世界大戰中，都是在準備尚未充分的狀態下步入戰爭。但現在的形勢變了，美國所面對着敵人是一強大的蘇聯，阿拉斯拉和蘇聯的東部邊疆，只有一衣帶水之隔，再沒有那個盟邦可以像英法對德國的戰爭一樣，掩護住美國慢慢完成國家的動員。

雖然美國的參謀部並沒有睡覺，然而大勢所趨，正如它不能夠阻止珍珠港變的珍珠港事變一樣，它也不能夠預防原子彈時代的珍珠港事變。





# 讀大公報熊偉先生上國府主席書有感

趙清閣

中大教授熊偉先生以一個國民的身份公開上書國民政府主席，字字忠懇，句句警惕，讀之令人落淚，令人驚心！倘主席果能見到，（我很担

絕不會以「忠言」「逆耳」；亦絕不致「誅諫臣」；「焚書坑儒」。無奈今之主席駕前乏諫臣；

而言。）天下亦未始不可？（況今日尚有客黨二三

## 人 人 周 報

心，也許主席的忠臣會爲了怕主席煩惱，而又使用「蒙蔽」慣技，不讓主席看見這一天的大公報。

（能不有感於中乎？）

施展何？我爲主席惜，也爲主席哀！試觀世界各國舉凡成功之偉大政治家，莫不因深入民間，接近民衆，而得國泰民安之策。故吾人亦望吾人之

出正當理由來拒絕，更有斷然仍舊縱火燎原！果

熊偉先生的勇於直言不諱，固仍嫌不够淋漓盡致，但部份的已經講得相當透澈，而且足以代表一羣真正無黨無派的老百姓之情緒！我相信每個真正無黨無派的老百姓，都有着和熊偉先生共同客觀的見解，也都有着和熊偉先生一樣熱心國

「，而能突破官僚包圍，深入民間，洞察民情；接近民衆，聽取民議；則治國之道，安民之法，不難獲焉！何樂而不爲之？如是者全國國民愛主席，主席亦知愛全國國民矣！今人人有苦無處訴，空息欲狂，久之，忍無可忍，誰能担保不會有一天整個爆炸起來呢？

豈僅中國國民之福，亦世界人類之福也！（蓋今日中國內戰實與世界人類安全脈脈相關。）能這樣，兩方面乃不得不時具戒心，互相競志。某政黨本有腐化之象者，遂革之。某政黨原極優良者，遂更求進步，漸漸政見統一，友情建立，實兩政黨之幸也。總之，今日中國國民單純，正直，無成見，對政黨之看法，是以和平爲準繩，誰手

是怎麼？是對主席的信任，忍耐，擁戴！因爲誰都承認主席有君子之德，有聖賢之量。終會有一天一手全力促成永久和平，奠定萬世基業，主席個人固將留芳千古，中華民族也將長興不朽！

不可否認的，今日國家政治之不上軌道，經濟之形將崩潰；教育文化之趨向瓦解；都是由於內戰的造成。內戰之貽禍國家，其巨可知！今日

理論你是哪一政黨；你有多雄厚的勢力；你所持的國民就會用至高無上的熱血打擊你，既然你讓國民死，國民也不能讓你活！那時候，必大亂不已，兩方面以及全國國民都將不能存在。與其大家

昔日秦皇專政，忠言逆耳，乃誅諫臣，焚書坑儒，陷民不聊生，置興亡於不顧，而終弗能持久，革命潮起，爲之傾覆！歷史昭彰，回首駭然！但今非昔比，今之主席爲全國國民所選，由全國國民授權代行執政。同時今之主席係革命先驅，賢明智慧；寬大仁義；有超越之思想；學問；有崇高之性靈，道德。所以，我敢斷言今之主席

有一方面真正體念國家人民，誠心爲國家人民謀和平者，主動放棄武器，本謙讓寬大之懷與議，即如作不到熊偉先生所云，「由共產黨當權」，苟分治（我之所謂分治非南北朝意思，乃指分工合作

關到同歸於盡，爲什麼不互謀共存之道呢？

目前全國國民（不止是學生，或工人。）只有一個單純的慾望，便是活！爲了要求活，乃不得不又有一個單純的信念，便是爭取和平！國民向國民所選的國民政府主席要求「活」，爭取「





# 五十四時代

從 民主海三月 說到 本題

魯 莽

和平」，並沒有過錯，更不為罪，這是國民本分以內的事。自然，有時因謀之急而操之切所引起

的過激行動，或不無欠當之處，但無論如何其動機之單純，正直，神鬼共鑒！這些善良的國民，為要求活，勢將不惜以任何代價爭取和平，欲避

免益趨嚴重的狂潮泛濫，必須主席一手收拾已破碎的人心！收拾人心的唯一途徑即手造和平。吾人深知唯主席有此德能，故全國國民視主席猶如上帝，全國國民殷殷期待於上帝之拯救焉！

賢明智慧的主席是由中華全國國民選出來的元首，全國國民授權主席，乃望主席於繼抗戰勝利之後，復能完成民主大業。獨主席有此力量，乃根據主席的為人，和全國國民所授予的大權。只要主席以國家利害為利害；只要主席愛國民如子女；只要主席不固執於所領導的政黨之偏見；只要主席不姑息環繞左右的自私之羣；而毅然挺身而出，手造和平；奠定國基；為全國國民，各個

政黨之領袖；主席之成功豈英雄而已已？熊偉先

生的話不錯，「以主席的高度道德力量，最能收統治之效，其強有力遠在軍事力量之上，軍事力量祇能控制國民黨，道德力量可以駕馭共產黨以至全國人。」又說：「華盛頓得此中三昧，遂能號令千古，而美國其實賴他以君子之德奠定，非賴他以戰勝英國的武力建成也。」昔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則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可知古今中外，以德治人者，勝諸百萬雄師，恆同此義。

一言以蔽之，中華全國國民四萬萬五千萬，（除了少數野心份子）經過八年抗戰的犧牲，實在再經不起緊接着內戰的屠宰了！尤其因內戰引起的外侮重重！（新疆，外蒙古，西藏諸問題層出不窮，）如今四萬萬五千萬國民一條心，願為

賢明智慧的主席後盾，擁護賢明智慧的主席火速停止內戰，手造和平，救四萬萬五千萬國民於水深火熱中，救全世界人類！

熊偉先生代表了全國身受內戰迫害的國民呼籲和平，我也是國民一份子，我也是身受內戰迫害到物質精神不能活的一份子，因此，我也有響應熊偉先生呼籲和平的必要！但我得聲明，我無黨無派；我不懂政治；也絕不敢，不喜論政治；更無意於頌揚或抨擊任何黨派與任何人；我只是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文人；我寫這篇小文是由於一個最單純的動機——就是我渴望和平，我要向一位具德能，掌大權的賢明智慧的主席呼籲和平！這，我相信讀者會一目了然我的苦心。假如有人一定要歪曲我的純正的意思，而在加罪名於我，那麼我也像熊偉先生一樣，絕不逃避責難和處分。因為我愛中國，我甘願為中國受苦

卅六年六月十一日深夜於上海。

## 引

人人周報出版，梅子約我每期寫稿子。除論文外，並指明要寫報告文學。最初想以「上海三月」為題，寫一篇接收的故事。他非常喜歡。因為勝利以後，從後方回到上海的

寫作人，要算我最早，而我所熟悉的接收大員又最多。這篇文章由我來寫，自然最適當。其逗人愛好，恐怕比「重慶八年」還強。然而這篇文章太現實了，那些接收大員，都活生生的在眼前，我要說假話會使我的作品損

色，說真話，恐怕人人周報也有所未便，何況我個人的安全——並不是我怕吃炸彈，乃是「窮則獨善其身」的意思，我已經窮了，倘若因文學賈禍，丟了性命，於國無補，於家大害，所以遲之既久，尚無以為名。

後來又想換一個題目，叫做「民主之家」，落筆不久，仍然擱置了。為什麼呢？你想，我如果從正面寫，不但無此人家，簡直太肉麻；從反面寫，又有譏諷「民主份子」之嫌。以我這樣的一個人，媚俗不幹，罵人又

何苦，而且會引起一些親戚朋友的誤會，造成人事糾紛，因此「民主之家」也流產了。最近爲了學潮的洶湧澎湃，却使我找到了一個題目。有些人喊這次的學生運動爲「新五四運動」，我們姑無論這次的學生運動與五四時代的學生運動在內容形式上有什麼不同，但就範圍與氣勢講，確有相同之處，學生意識形態的趨向也頗近似。我們丟開了本質不講，但講趨勢，是足夠比較的。因此我們來追敘當年的五四運動，或者會引人入勝的。

如此，我既還了人人周報的債，又可以藉此時機算算舊賬，溫故而知新。留心歷史掌故，研究學生運動的朋友們，大概愛聽這故事罷。

### 金剛石牙粉

### 鬍子仁丹

### 都被塗黑了

我生長的地方，雖非通都大邑。却是交通很方便的一等縣。在這類地方，自五口通商以後，天然的成了洋貨的尾閘。英國貨高貴，德貨結實，日本貨便宜。中產人家以下，羣趨日本貨。有些東西像海味，布匹之類，生活所關，只要便宜，日本人用不到大肆宣傳，生意自然好；有些東西却非登廣告，非貼招子不可。我記得在我們縣城內外最多的日本貨招貼是「清快丸」，「中將湯」，「金剛石牙粉」，「仁丹」，簡直跟以後的「點美孚油」，「肥田粉」一樣多，一樣熱鬧。可是實用的牙粉，銷路最好，三個銅元（一分錢）一包，又多又香，實在便宜。仁丹呢，由於宣傳，便宜，效力最快，也代替了多年古方的「行軍散」，「返魂丹」，而爲家傳戶曉的常備藥。這些東西，雖然便宜，但是。大量的傾銷到中國的城鎮鄉村，日本人每年在中國括去的錢，也就可觀了。

那一年的五月，我還是高等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地理教員趙先生從五月八日那天起，便憂忿滿面的講述廿一條的國恥故事，日本人如何覬覦山東半島，巴黎和會如何壓迫中國，北京政府如何喪權辱國，講得痛哭流涕。我們具有基本愛國精神的中國少年，自然怒吼起來了，於是我們也組織了學生會，參加了示威遊行，出版了壁報，並舉行化裝演講。我們的化裝演講中，賣國賊，日本人都有的，而且扮得不錯。我以後的演劇趣味，便從這時候開始。可是最有力量的還是要推「抵貨運動」。抵貨運動中又以抵制「金剛石牙粉」，「仁丹」爲最努力，亦最見效。我們組織了「抵貨縱隊」

我生長的地方，雖非

通都大邑。却是交通很方便的一等縣。在這類地方，自五口通商以後，天然的成了洋貨的尾閘。英國貨高貴，德貨結實，日本貨

，三人一隊，一個拿長竿刷子，一個提煤漿筒，一個背隊旗，分頭把牆壁上的仁丹廣告，牙粉廣告，塗黑了。這件事在現在有些近乎阿Q的舉動，但在當時是足夠轟動的，比現在學生們用柏油寫標語還有力。於是一般人馬上不買仁丹，金剛石牙粉了，那些經售商也覺得不好意思，紛紛的把仁丹牙粉藏起來。這行動自然由「宣講隊」配合的，宣講隊是由中學生擔任。我們縣裏有四個中學，兩個是省立的，兩個是教會辦的，那學生的年齡多半有現在的大學生那麼大，而且好多都有國術訓練，真是一支反日的勁旅。

抵貨的初步，比較客氣，大都一面宣傳愛國，勸用國貨；一面宣傳反日，勸拒仇貨。所以組織了許多宣講隊，和許多「國貨販賣隊」。天廬我生非常聰敏，看到全國學生在抵制金剛石牙粉，馬上組織了「家庭工業社」，「發明蝴蝶牌牙粉」，雖然分量少一些，而價錢一樣，又配以多量的薄荷，迎合國人的胃口，於是販賣隊中以蝴蝶牌牙粉的銷路爲最好，品質方面也敵得過金剛石。仁丹呢，比較困難，國人自製的「人丹」，「神丹」，究竟比不上，但在愛國熱時期中，多數人也甯可吃「人丹」「神丹」，不願吃「仁丹」了。最近也有人抵制美貨，今天美國的情形與當時的日本，究竟不同，所以抵制美貨的情緒並不若當年之旺盛。（一）

### 徐志摩和陸小曼

有朋友從上海來，談起陸小曼，說自從詩人徐志摩死後，她的一顆心似乎也隨着枯萎；經常居住在滬西的一個角落裏，患着病，精神再也振作不起來，當年活潑潑的一位交際花，現在已憔悴不堪了。

徐志摩逝世已十多年。回想他當時追求陸小曼的情形，確是勇敢而且熱烈。因爲他家中已有妻子張幼儀，（乃民社黨領袖張君勳的妹妹。）陸小曼也有了丈夫王庚，所以徐的家庭始終反對他們的結合。但這位詩人竟毅然不顧一切，和小曼實行同居了。

### 文壇憶往錄

### 天行

小曼，志摩呼之爲小貓。他們會合演過平劇「玉堂春」，合著過一本「下昆岡」劇本，（這是一個故事很動人的劇本，內地和上海都上演過，已譯成英文，而且會攝爲電影。）徐志摩還特地給她寫了一本「愛眉小札」的情書，最後又爲她寫了一篇未完成的小說（下接第16版）



口有言言房子

心有想想房子

夜有夢夢房子

# 找房記

笑鴻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

忽地一聲，眼前來了一所房子？

爲了房子，我急得叫上帝，叫太上老君！但是，上帝與太上老君都不管我。

平常，我覺得「吃瓦片兒的」都討厭，可是現在，我認爲天下萬萬少不得此等人，吃瓦片兒的都可愛，雖然他們都黑了心要房錢。你想，假使天下的人都蓋了房子爲自己住，那我該怎麼辦？豈非要到馬路上去睡覺？幸虧有此等人，瓦片兒居然也可以吃，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彼此彼此，一舉兩得，於是，他既得了房錢，而你我又不愁沒有住處，天下事之妙，甯有過於此者？

說不愁沒有住處，那是瞎話，我就幾乎乾嚥兒了。沒法子，誰叫我沒房子呢？我能怨誰？上帝與太上老君都不管我，誰還管我？

是這麼個種兒：我的房東把房子賣了，「請求」我搬家。注意，是「請求」。那天，房東太太來了，一進門兒就笑。照例，她一笑，我就得打一個冷戰。我知道，老太太一來，準有事。頭回她笑，漲房錢；第二回她笑，又是漲房錢；第三回她笑，要先通融三個月的房

租；這是第四回了。我心裏想着：保不定又出什麼事！

果然，來了：「我們家裏現在有點兒用項，這房子，我們賣了，您……」底下沒等她說完，我趕緊接過來：「我搬家！」我明知道找房不易，可是，我不說出來也得搬啊。左不是那麼回事，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想搬也得搬，不想搬也得搬。咱們不招人生氣。大熱的天兒，把老太太若氣着，擔不起。老太太又笑着走了，我差點兒沒哭出來。

別的放在後邊，第一是先得找房，找房比什麼還要緊。

按說，找房不難，難的是我。第一，房子多了用不清，房子少了不够用；第二，爲了孩子上學，我不能搬遠；孩子換學校，比找事還難，爲了對國家的第二代國民盡教育與保育之責，我也不能讓他們失學；第三，房租費了我出不起；東也講難，西也講難，我掙的是法幣，不是白麵。這麼一來，麻煩了。

不要緊，咱們託人，有的是朋友。

把所有認識的朋友，甚至於半熟臉兒的，全託到了。可是，無論哪位，頭一句就是：「可不易呀！」搖搖頭，十足的表示沒辦法。那不行，衝着我的面子也得給跑跑。於是都說：「找找看罷，也許成呢。」緊跟着底下來了一個轉語：「成了，您別高興；不成，別懊惱；反正我一定盡力去辦。」

我挺滿足，撒下了天羅地網，慢說是房子，就是一條魚，一根釘子，也跑不了！我祇坐在家里等信兒得了。正是：眼觀招租帖，耳聽好消息。

三天過了，沒信兒；十天過了，沒回音；一個月過了，那些朋友都不露面兒了。怎麼辦？有了！我請客，看你到不到。

到底是飯館子有交情，全到了。我問起房子來，劉二哥說：「有一處，咱們晚了兩天，租出去了！」李三哥說：「咳！別提了，差倆鐘頭，入家搶去了。」趙八爺說：「房子是有，可是大雜院兒，裏面有兩家挑水的，三家拉洋車的，一個打小鼓的，剩下還有一間房，你租不租？」孫先生站起來了，說：「我知道有兩處，頂合你用了，一處十二間，一處十四間，就要賣，不租。價兒不貴，都不上『億』，行不行？」

我聽了之後，欲笑無聲，欲哭無淚，很想當時就一頭碰死。可是，我在飯館子裏碰死了，誰惠賬呢？豈不連累朋友？算了罷。

我打拱作揖，求諸親貴友，再給我爲爲力，朋友一場，也得要點人緣兒，不是麼？話一



# 民九湖南驅張運動

易寅村爲領導 毛澤東也合作

羅敦偉

## 厲色正顏蛾眉嚮應 灰袍黑褂名士出場

民國九年忽然湖南掀起了一个「驅張運動」，是湖南各界民衆，由教育界的領導，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的

運動。這個運動的領導人是湖南省立師範校長易寅村（培基）先生。代表四出，一批到北京，有毛澤東，李思安（女）諸先生。一大批是到衡陽，向吳佩孚請願，用實力驅張。我們在北京的湖南學生當然首先響應。因爲那個時候是安福系的政權。張敬堯是段祺瑞底下的一名猛將。湖南地當南北要衝，爲阻止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的第一線，湖南督軍這個地位，當然更要緊。可是駐紮衡陽舉足輕重的却是直系的吳佩孚，雖然那個時候，他還只是一個師長，大家都稱譽他是一名儒將。很開明，對學生很客氣，兵又練得好。而且他是屬於直系的，爲曹錕的嫡系，和皖系趣味不投。張敬堯又那樣的無法無天，尤其其他的四弟張敬湯，一般人都說他殺人不要命。個個湖南人都恨死他們。所以我們一經響應，大家的情緒非常熱烈，也許我是其中最熱烈的一個，大家都支持我的主張，就中並有一位女代表某女士對我的每一個主張，都無條件的接受，努力的擁護。而且她又愛說話，善於言辭，辦事熱心，才幹很好，富有領導的能力，我得了這枝生力軍，自然了不得，所以一說要推舉代表往衡陽請願，全場一致的即舉我。湖南人的脾氣，是誰也不擁護誰的，像這樣的一致推我，並不是十分容易的事。這個時候，毛澤東先生已經早到了北京，他是專爲這個運動來的，毛澤東那個時候是在湖南第一師範任教員，所以他的代表是由湖南教育界的名義推舉的。他那時雖已經由廿八畫生，轉變爲新青年，可是還不敢說小名士派。灰布長袍黑馬褂，說話故意把聲音放得很低，輕言細語，一副陰沉沉的面孔，心的深處彷彿隱藏了千百個計劃。一點兒也沒有生氣，一點兒也沒有熱情。據說，他是模仿楊懷中先生，楊先生也是第一師範的教員，是毛未畢業前的老師，敦倫理學，大眾稱他爲「新理學」。毛完全模仿

他，後來更與楊先生的女兒楊開慧結婚，就是他的第一個太太。我和這陰沉的人物，雖然沒有十分的交情，一個彼此的方向却完全一致，開始了合作。記得毛先生是住在北長街一個什麼廟裏面，他對於這個運動很有主張，而且詳細的估計直皖兩系的矛盾已經深刻，只要吳佩孚撤兵北上，離開衡陽，張敬堯就在湖南站不住腳，所以我們前往衡陽工作，覺得十分的有前途。但是那個時候的學生，在軍閥心目中，就是革命黨，都是紅頭髮的土匪，個個都可殺。我當代表回湖南，要經過張敬堯完全一派的鄂督蕭耀南治下的武漢，也經過張敬堯爪牙密佈的長沙，當然相當冒險。臨行約定以女學校爲通訊地點，比較也許是危險性少一點，正以某女士爲通訊人。

到了漢口，住在旅社，忽然接到

席不暇暖  
含淚別阿母  
月當同圓  
撮嘴答小姑

由武昌督軍署打來的電話。問他的姓名又是吞吞吐吐，於是認爲真有點像他們得到了音信。好在是在租界裏面，還沒有馬上發生危險的可能。爲小心計，連夜過江，索性搬到武昌一個小旅館居住。估計督軍署的稽查人員，以爲學生代表一定是不會敢住在武昌，而且橫豎非經過武昌不可，與其遲延時間，聽人擺佈，倒不如先行移居，出其不意。又怕萬一有什麼差錯，所以有一封快函告訴某女士，並說些青年人胆大的話，如萬一被捕，準備犧牲。請大家放心，事情不可放手。話雖然沒有明說，預先約有暗信，一看便明。那個時候，以爲作學生運動，總是隨時有生命的危險。常常計劃寫一段悲壯的遺囑。

母親本來身體並不健康，我到長沙，自然也回到家裏，才知道母親病已經很重。但是稟告了母親，這次回來，是另外有重大任務的，表示沒有方法留在家裏侍候母親。那天已經是陰曆十二月二十五日了，習俗馬上過年，母親又那樣的病重，本來應該過年以後，再往衡陽。但是當時自己估



價甚高，以為自己的使命是了不起，自己一到衡陽，就可以說動吳佩孚馬上撤兵，張敬堯馬上可以倒台，而自己即由可以把三千萬湖人民從水深火熱之中，拯救出來，彷彿關係天下蒼生，應該席不暇暖。母親也覺得我既然如此估計自己，事關國家大事，也不便把我留在這裏。說：『好吧！中國是需要青年努力的，你就趕快去罷，不過一切要小心。』含淚別了阿母，踏上往衡陽的征途。長沙到衡陽這個三百多里路，倒十分為難。正是過年期，路上行人很多，交通却特別的不方便。冬乾河淺，必須走一大段的旱路，自然也坐許多段的民船。而且正值每天下雨，船上面也可以漏下來。走旱路的時候，也沒有人有功夫抬轎子，路上泥濘，一天走不了幾十里，晚間借宿民衆。曉行夜宿，風雨淒淒，青年人反而覺得有趣。有一次宿到衡山邊境的一個農家裏。他們讓了新娘子一張最好的床給我睡。晚間一家人和鄰家男女小孩圍着我聊天。問這樣，問那樣。許多是他們聞所未聞的，問到後來，有一位姑娘真的問我，北京的月亮是不是也像湖南的月亮一樣。另外一位女人，大約是她的嫂嫂，對她撇一下嘴說『唔！那不是一樣。』但是還是用着懷疑的眼光望着我，希望我說出來。可見有若干崇尙外洋的人，認為美國月亮比中國的好，也有道理。

### 晉謁將軍 名不虛傳 禍延顯妣 罪孽深重

吳佩孚果然名不虛傳，我到衡陽報到之後，馬上接見。晉謁的秩序很簡單。一點架子也沒有。吳將軍穿上很樸素的衣服，在房中間接見我這個由北南來的生客。寒暄之後，關頭一句：『北京學生真愛國，我很佩服，近來你們的愛國運動文化運動做得怎樣？』我一樣一樣的告訴他，他對樣樣都聽得那樣有味。並且又一樣一樣的問的很詳細。使我反而沒有機會談到正題。約莫把北方情形談了半句鐘，我才有機會說明來意，吳將軍馬上肯定的告訴我，『我一定幫忙，不過我是政府的一個將帥，不能夠太詳細告訴你，不久一定可以用事實來說明我的意志：請你告訴大家放心。』我已不得他馬上撤兵，又囑咐了一番。吳將軍也不討厭，說：『瞧着吧！也快！』我出來以後，仍然回到西湖教育會裏面。那個時候，湖南各界代表十多人都住在那裏，易寅村先生的頭銜是湖南各界總代表，他是我在中學時代的老師，大家也很敬重他。他住的是另外一所房子。我們每天都見面。承他誇獎，說我見吳佩孚的成績最好，並且說，吳將軍對北方情形之詳細打聽，就是準備撤兵回去的先聲。我沿途都有信

報告北京的同仁，信都是由某女士轉。某女士也時常有用假名字或者不署名的回信。母親病重的消息也一天一天的由家書中間傳報過來。但是衡陽還有工作要做，各學校的歡迎會，座談會接連的來，也不能不說，這是愛國運動。大家雖然再三的堅留，但是我還是很快的回到長沙。到家的那天，母親正逝世，真是一個最可哀痛的日子，但是因為腦子裏充滿的是新文化 and 愛國運動，驅張運動，彷彿一身繫天下的安危大丈夫應該以國事為重，並不感到十分悲痛。一心還在計劃如何工作。幸而家兄和舍弟都在家，一切的喪事，都是由他們辦的。個人真是萬事不替，『罪孽深重』。

### 訂婚有憑據 纏綿一封書

有一天晚上，堂四兄很鄭重的問我，『你和某女士訂了婚嗎？』本無其事，突如其來，不覺駭然。當然說：『沒有沒有。』尤其奇怪的，四兄怎麼會問到這個上面來呢？

馬上他從口袋中間拿出一封信來。笑嘻嘻地說：『你看！這裏有憑據。』我接在手中問一看，真的某女士的一封信。四兄接着說：『所有的信，我都轉接給你了，就祇這封信，分明是一封情書，怕別人看見，所以沒有轉給你。』我和某女士真的不過是站在公的方面合作，並沒有一點私情，不相信是一封情書。可是那封信，却真的寫得那樣纏綿悱惻，文字那樣的動人。而且共計有十六頁之多。真正很公平而理智的判斷，並不是一封情書，但是那封信也許比普通的情書，更屬真切，誠懇。因為那是接到我上述在武漢情形之後的一封信。描寫她接到我那個報告的時候，正在過年，大家如何的歡樂，她就心我會出什麼亂子，如何的無精打彩，如何的坐立寢食不安，如何的受到同伴的調侃，如何的掩飾如何的解嘲，以及如何轉報大家，處處都是使用很茂美的辭句，濃厚的情緒，湧現出一個少女對一個青年志士為國冒險的熱情。的確是出乎一個公公的立場的關心，但是文字那樣的優美，顧慮得那樣的周密，寫得那樣的一往情深。所以家兄誤認為是一封情書。事實為最大的雄辯，我和某女士自始至終，不過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喪奠併行，母親的喪禮也結束得很快。我帶了我的小妹敦健一同回到北京，向大家報告以後，我們北京的湘籍同學和湖南來的代表毛澤東諸先生的合作，更加緊密。驅張運動，有了吳佩孚撤兵的希望，進行也就更加緊張。我們常常領導旅京各界士紳開會，士紳中間派別也不同，也有人想

利用我們學生的，互相利用，越來越起勁。有一次，我們派出男女代表分途把湘籍國會議員都約來，一同在湖南會館開同鄉大會。事先對國會議員說，所討論別的問題，並不是驅張。一開會，首先發言，澈底實現驅張運動，請國會議員諸公聯名電請政府罷免張敬堯同時轉電張敬堯，限其即日辭職，以謝我們湖南人民。我分明知道議員都是與皖系合作，而且領導的人物，正是我的舅父，但是我不管那些，知道他們一定不肯出名字，提議把大門關起來，如果不簽名，大家都不准出會館。群情激烈的響應。議員諸公看見沒有辦法，也祇好簽名。張敬堯接到那封電報，一定會知道那是出乎脅迫而來的。青年們，則認為是很大的勝利。

### 終以羣情驅張賊

#### 不堪回首話易師

我們的青年運動，也更加熱鬧。在這個驅張運動中間，事實上是易寅村師為領導，參加的朋友很多，除上文提到的毛澤東，李思安之外，還有王建文，彭光球（現改名湖）左宗彝，徐業道，譚洲人，黃惠君，楊璠，李相瓊，唐惟清，（以上四人均女）向大光，劉鳴劍，夏曦（在衡陽）諸君。這裏要特別說明的，即是我的業師易寅村先生。現在已經作古，但是沈寃不自，大家都認為他是偷竊故宮古物的罪人。我並不是替他辯護，這裡不過是想敘敘他的小史。他本來是湖南的一個中學教員，對國學，尤其是目錄學最有研究。對儕輩非常驕傲，對青年則愛護備至，所以全校學生，無不敬重他。北方政府辦金佛郎案的時候，廣東中山大鳳轉派他做代表，希望分點餘款，同時廣州國民政府密授命令，盼其在北方協助青年運動。易因蕭瑜（子昇）之介與李石曾先生友善，學生界每一有風潮，易即以私人名義協助款項，因此極得青年界之愛戴。黃郛攝政內閣，本想延攬石曾先生為教育總長，李力辭推薦易師，以一普通文人，一躍而為總長，當然為異數。故宮博物院成立，易師兼主其事，一切制度本極完備，似無大批偷竊之可能。荏苒數年，易師已早南下任農礦部長，更未直接問故宮之事，不料李恆玄伯，即易師之婿，因細故得罪某元老夫人，還揚言李與易夥竊古物，司法當局以案情複雜，亦無法判定，遷延多年，易師竟沉寃以死。家敗人亡，一物無存，最可悲痛。據聞某次吳稚老曾責某元老，何以讓其夫

直奉戰爭，終於爆發了。吳佩孚撤兵北上，張敬堯也真的站不住。驅張運動，告一段落。曹錕上了台，吳佩孚成了中國唯一的權威者。國事更加糟糕，

人亂控寅村，元老答以夫人主張甚力，無法挽回，苟勉強為之，必致反目，夫妻為五倫之一，不能因此即鬧家庭革命。稚老反唇相譏道：「朋友難道不是五倫之一嗎？」互不相下，幾至動武。蓋寅師是不偷竊古物，稚老知之最詳。聞將來將撰一文述其真相云。

編者按：作者文中的某女士，自己漏出馬脚，讀者當可於四女性內得之。又每篇的分題均係編者所加，作者不負責任，自應聲明以免誤會。

#### （上接第十版文壇憶往錄）

「瑞女士」，（是書才作成一半，志摩就以飛機失事而死，後由其友人邵洵美續成。）還有，近日始由晨光書店印出的「志摩日記」，裏面記載他和陸小曼的起居飲食，十居其八，這種生活，本身便是一首很美麗的詩。和徐志摩，我有着一面文雅，大概是十多年前，我和郁達夫到邵洵美寓中，偶然遇到了他。他身軀高大，一張長長的臉，戴了一副黑邊眼鏡，活像影壇小丑羅克。他的一舉一動，豪邁中稍帶粗率，儼然不經過介紹，無論何人猜不出他是一位詩人。我看他態度十分真摯，活潑像一個兒童，許多朋友都叫他「大孩子」，實在他確是有着孩子的脾氣。

志摩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受知於梁啟超，現任北大校長胡適，也是這位詩人生前的好友。他的著作，不論詩和散文，文采綺麗，好似吐出一長串的珠璣。生平最愛印度詩哲泰戈爾的詩，曾譯有他的詩集「新月集」，後來且用「新月」兩字，組織「新月社」，辦過「新月書店」，也出過「新月月刊」。

關於志摩的詩，記得朱自清曾說過，現代中國詩人，須首推徐志摩，他的戀愛小詩如「雪花的快樂」之類，的確是值得讚許的。

海寧內硤石，是這位詩人的故里。硤石東面有一座山，就叫東山，在這座山的最幽靜的林間，靜靜地埋着徐志摩的骸骨，聽說有很多癡情者常常跑到他的墓前去灑淚，去痛哭，去獻花。

冷翠有一位友人對我這樣說：徐的著作的取名可以代表他的一生，像「翡虎集」，「一夜」和「巴黎鱗爪」，是說他的情愛詩意生活。「自剖」和「猛虎集」，可以說是在他的遭難的象徵。

假如志摩還在，今年已有五十一歲了。聽說朱經農等為了紀念這位詩人，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志摩全集」，這全集刻由陸小曼正在集編，據說有很多珍貴的材料。



# 力 齋

# 談 故

# 後 序

## 甲子齊盧之戰

自復辟變起，馮國璋

以副總統居攝總統，倚長

江三督（蘇李純駱陳光遠

鄂王占元）為外援以抗段

祺瑞，府閣不協，時人號

曰皖（段）直（馮）之爭

區，財賦聚焉，但其吞吐

口則為上海；如獲其他各地而不能得上海，是食

骨而棄肉。惟上海自袁世凱設淞滬護軍使時，即

隱以上海為特別區域，而不視為江蘇省轄之一地

方；且自鄭汝成遇刺後，繼任之楊善德盧永祥等

，均由駐浙將領調升，盧調浙督，又聽其所部何

豐林繼之，於是上海無形中劃入浙省為附庸。初

，北洋軍閥尚未分裂，故安之。皖直壁壘既成，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於是上海駐軍權之誰屬

遂為雙方爭鬥中之大目標矣。李純督蘇直皖交惡

未深，李亦較厚重，故得暫安。李死齊繼（雙元

）直皖已成短兵相接之勢。撫萬（齊字）新進，

急欲圖功，乃高唱「完整區域」之口號，意在驅

皖系勢力，而攘上海為己有也。蓋上海不僅為揚

子江之鎖鑰實扼浙省之咽喉。且彼時鴉片販運正

盛，上海一地，煙稅收入，數至三四千萬元，而

走私充公之利潤不與焉。齊氏銳意擴張軍力，對

此絕大財源，能不垂涎三尺？惟皖系勢力盤固至

深，不易動搖，若以力取，又懼不勝，乃用南京

警察廳長王某策，陰結上海警察廳長徐國樑為內

援，徐津人，隨楊善德至滬長警廳，歷楊盧何三

任，為時七八年矣。滬上警士初多江南土著，徐

則盡易以直魯健兒，操練至勤，而裝備亦不惡，

數約萬人，且擁有機車，（即今日之三輪卡）百

輛，機槍數百挺。蓋善德為楊以德（亡清時即任

天津警察廳長）從堂兄弟，國樑出以德舊部，善

德任淞滬護軍使，特率以南來，整頓警察，鎮攝

閩閩，以補軍隊之不足耳，盧何畏其勢，均不敢

輕易之，徐在滬實力充沛，控制地方似尚遠出軍

憲之上，徐與王某皆以德舊部，友情至篤，且為

天津同鄉；故由王以結徐，且動以鄉誼，許以高

位（去何豐林即以徐繼任其位）自如水到渠成

，惟時機不密，已為皖系知，乃謀諸流寓上海之

皖人王亞樵，（曾充柏文蔚部團長，以幫會勢力

，橫行於長江流域；寓上海以經手包辦暗殺為業

，皖省委張秋白即由包辦而被刺，其他若上海北

車站宋教仁遇刺案，亦為王所為，其他舉不勝舉

，王寓上海法租界殺牛公司附近，因號王之小組

織為殺人公司。以五萬金刺徐於上海英法租界

之愛多亞路，大世界對門溫泉浴室門首。（徐津

人昇浴，每日必至溫泉沐浴，習以為恆，為王徒

衆偵知之）徐死，齊變元憤極，乃以滬為蘇屬，

薦南京警察廳長王某繼徐任，盧何拒之，北京政

府以雙方相持，不敢有所表示，盧永祥遂以浙，

督而委人代理上海警廳，齊乃不能堪。

臧致平皖人，率師駐閩南，李厚基與臧同屬皖

系，薦臧任漳泉鎮守使，孫傳芳之移師贛邊也，

目的在取閩贛以為根據；孫擁有周蔭人，孟昭月

，盧香亭，謝鴻勳四師，號稱勁旅，李厚基庸懦

無能，臧已自危，會國民革命軍許崇智等克福州

，李隻身由海道遁走，其部曲多散有小部則自仙

霞關入浙境，盧以同屬皖系，乃收編之，未幾，

孫部入閩，國民革命軍裝備餉彈均甚絀窘，自不

能支，臧知閩境非樂土，乃借邊防軍（段自編親

信軍）第四旅楊化昭部聯合，由閩退浙，兩部計

約萬餘人。抵浙後，盧雖收容，但以其饑來歸我

，且官佐士兵衣履皆不整潔，輕視之，臧楊部入浙

時初駐衢州嚴州金華一帶，繼以徐國樑被刺，皖

直之爭漸感嚴重，乃盡調浙東駐軍，於嘉湖二屬

，臧楊部則集中嘉善王店間，齊之攻盧也，目的

在速戰速決，故其第一線使用軍力至八師之衆。

盧何部隊數僅六師，且久居滬浙，金迷紙醉，壯志

早已消沉。排長以上均娶婦生子，士兵亦多成家

室，置田產者；齊部則如饑鷹就食，其勢至銳，

盧部前哨在崑山，遭遇一戰，即潰至黃渡，上海

震動矣。盧即集諸將議防禦，臧楊二將乃請行，

楊臧先以王店之三團加入，一戰臧克黃渡鎮，終

齊盧之役（計約四十餘日）齊方先後增軍至十三

師，而盧方當第一線者僅臧楊兩部一萬三數千人

耳。盧之餘部，均若羶上諸軍，作壁上觀而已。

齊盧之相持也，孫傳芳應直系之命，以謝鴻勳

孟昭月兩師，濟渡仙霞關，佔江山，取衢州，侵龍

游，而指金華府。斯時也，盧部盡集於浙西，

守浙東者，僅本省保安隊數團，此皆市井烏合，

焉能任戰？故自閩邊告警，盧部前線即感動搖。

孫之前鋒始達湯溪，（距金華尚百餘里）盧永嘉

之眷口已離西子湖矣。盧部原以浙為後方，今浙

失，上海一隅，已成腹背受敵之勢，於是軍心渙

散，將士則入租界度其笙歌燕舞之生活，兵卒乃

棄其械彈，各投生路，惟臧楊二部，獨立支持者

二日，但卒以環境過劣，尤齊方繳械改編之條件

，而讓出南翔真茹，臧則乘外輪赴津，尚謀乞師

謀恢復焉。

後聞楊化昭一度為僧，又一度出現於奉軍轄

蘇春司命部。咸致平則樂堂津沽義租界，度其靜坐素食之生活。余於民國二十年秋間，曾於天魁法租界小戲院「天華錦」散座（僅傳戲價二角者）中見之，兩鬢斑白，垂垂老矣。

### 趙爾豐

爾豐魯人，某王府之包衣也。（清初供役於王府之漢人曰包衣旗，編為鑲黃鑲白鑲藍三旗，曰下三旗，為世代之奴才；包衣旗顯貴後，如欲去此奴籍，須贖重金取贖，若貴封爵，得以特旨出旗，視為曠古恩榮。）以兄（爾巽）貴，納資為道員，人短小精悍，有胆略，惟性褊急，易怒，好逞氣，嗜殺人。隨錫良入川（錫良與爾巽為翰林同年）初任川漢鐵路公司督辦，繼以川滇黔邊境土匪擾亂，署敘永瀘兵備道。（即川南道駐紮瀘州）在任約一年半，戮匪徒計二千級，川滇邊近百年不通行之路，為之暢行。一時稱頌，號能吏。會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字蕪堂湖北荊州駐防旗人）被藏人支解，駐藏辦事大臣聯元因於江孜，清廷令川督出兵討藏人。錫良以爾豐為全省營務處總辦，督師赴之，一戰而克鄉城，戮藏人近萬，軍威大震，所戰皆捷。半年兵事畢，清廷特旨任爾豐為川藏邊務督辦大臣，以一道員一躍而為欽差，異數也！

光緒死，張之洞內用，調爾巽為鄂督；清廷鑒於爾豐在川藏具聲威，以爾豐繼其兄乃兼川藏邊務督辦大臣，爾豐以藏人新順，善後未了，須拼當料理，乃以升任陝撫之藩司王人文暫護督印。斯時川人保路同志會已興起，川事漸見棘手，王人文一再求去，清廷促爾豐迅赴新任，未了事着爾豐薦人攝理之。爾豐薦其幕僚川人傅某（名

長篇  
創作

# 時代女兒

六 梅子

但自從和T教授交好，看見他儘管赤裸裸地表現，並不影響教授地位之清高。心想：——人生行樂須及時，我又何必這樣假做作呢？——因此便極力發展愛之傾向，每逢衡英這班功課，先要在家里着意修飾一番，務必臨影自憐覺得翩翩少年而後已。論起丰度，李博士確不愧清秀二字；歲數又恰逢而立，正男兒自強之時。他那拉夫人並非貌若無鹽，不過是多愁多病。假若他的夫人還健在，也許稍有顧忌，不致像現在的燥急；而他不燥急也許還能達到他最後的希望。可是他近來祇顧感情之衝動，見了人就有意無意地說他愛衡英，衡英也愛他；鬧得滿校風雨，他反認為得計。昨天發了一封語無倫次的信，今天無課，下午特意到學校，在二樓辦公室內足候了兩點鐘，下課鈴一響，就把頭伸到窗外，好容易看見衡英姍姍地走出校門，連忙三步兩步跑下樓來，衡英已上了包車，他像發狂似的騎着平日代步的腳踏車趕上前去，結果還是碰了一鼻子灰。悶懣懣地回到屋內，解去汗透的衣裳，連喝兩杯冷開水，打開電扇呼呼地吹着。等到心地清涼之後，才覺自己太無聊了，為一個女性為何如此奔波。對方好像不大理會，料不定有甚麼其他的變化。他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該，坐一會站起來，走一會又坐下；這夜他儼然是個待決的囚犯，只希望衡英的御旨到來。

第二天恰好已逢星期。李博士不知吉凶，唯盼綠衣人大駕光臨，自晨至晚，未敢離房門一步。華燈初上，聽差來報，門外有急足送到要函一件，等候回話。他胸頭頓如波濤起伏，手慌脚亂地不知所措，起身接過來信，那料刺入眼簾的竟是左端「國立京城大學江絨」七個紅字加一個黑字。他大失所望，心弦的震動也停止了臨時的加速度，一面揣想江校長為何又有信來，難道還要增加自己的鐘點？一面就慢慢地把信拆開：

「之我先生教席：今晨本校女生魏衡英隨其父到舍相訪……」他驟看之下，好像冷水澆頭，心中又覺七上八下地亂跳不住。一種意外的壓力使他不敢望下看而又不不得不看：「對先生頗有煩言，並出台端致衡英之一封信為證。其父且謂本校同學近半年來向該女雜投書函，多至一千五百餘封，已屬校風不良之象徵；乃身任教授者亦有如是乖謬之行動，不卜何以師表群倫，殊令人大惑不解云云。語多譏諷，令弟難堪。是否有意污蔑，自未敢必。究應如何對付，望台端速決之，並盼賜覆！」他料事已開僵，不但驚醒自己香甜的好夢，而京大教授的頭銜，恐怕也要無條件地斷送在紅粉佳人的手內。他不知不覺長嘆了一聲，提起筆寫上「大示敬悉。橫逆驟臨，本已不願涉足京師，請准辭去教職，俾得南歸修養。」幾句遮飾門面的話，答覆江校長

已忘)留攝邊務大臣印，輕騎赴蓉。接任不半載而蜀亂起矣。初爾豐尙欲用威凌，繼見勢成燎原，乃求去。然而鄂中起義，清廷已無法再顧西陲；且文雷稽遲，謠言紛起，有謂宣統已出走關外者，有謂隆裕皇太后已殉節者。總言之：川語言多不利於清廷。爾豐見事已不可為，乃於陰歷九月末，釋同志會之鄧(孝可)蒲(殿俊)羅(綸)顏(楷)，以周某為線索，向蒲等談讓渡，計(一)封存川督印信，爾豐通電下野。(二)以朱子樵(時任川軍第十八鎮統制，爾豐之故部也)為川軍副都督。(三)軍政府保護爾豐生命，並許其伺機回川邊。三要求蒲等均允之。

蒲一文人也，素不習兵，就蜀軍都督不匝月，毫無建樹，川人多失望。爾豐見此狀，深悔讓渡之失策，乃唆使兵變。某日蒲朱檢閱士兵於東較場，有槍聲起，於是大亂，朱隻身走免，蒲匿於東較場附近之四聖祠福音教堂。全城惶恐。尹昌衡時任軍事編譯局局長，攘臂而起，集叛兵約千人，號都督。(尹川人，日本士官生)川軍之變也，爾豐實使之，其目的在奪回政權。初意使傳某軍兵自雅安回蓉，於兵臨綿竹漢州什邡時，城內再起而響應，不意蒲朱檢閱時竟生暴動，使內外不得呼應，事敗露。尹偵得爾豐陰謀，擢傳軍反戈無法收拾，乃決斃爾豐以絕後變。

爾豐雖讓督印，仍居督署中，蓄衛兵四五百人，皆精卒。尹以資十萬賄衛兵營長，盡收衛兵器械於某日微明攻入督署。爾豐聞變起，僅著靴一，尹之特務營長陶某已率人持刀闖入，一婢出短槍擊陶不中，死之。群牽爾豐如犬豕，由督署至貢院，(都督府在焉)尹出詢其「對得住川人否？」爾豐答：「今日死耳！毋多辱我，」使兩人扶出殺之。至明遠樓階下，爾豐曰：「此地可。乃止。脫手中鑽戒一枚，素換一紅呢氈，良久始持

；以後就實行高蹈，便算了結這樁公案。

但李博士的飯碗雖然打破，而京大一般大少爺未免與鬼死狐悲之感。衛英既不假以顏色，他們也就另換一副面目。所以不久京大各院的佈告牌上，牆壁上，時常發現有攻擊衛英的揭帖，不是說女皇后見異思遷，忘恩負義，就是講李博士掛冠一去為紅顏，大有一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之精神。衛英耳聞目觸，更不能安心向學，秋去冬來，勉強敷衍了半年，學期將終，就向學校請求退學，預備轉入女高的音樂科。

### 七 是中有深趣矣

衛英無端受辱被迫退學的經過，明澤約略說了個大概。聽得坐在牀上的袁太太，忘了自己的痛苦，大罵李博士糊塗。蘭蔚也不住地唉聲嘆氣。玉君說這是男女平權過渡時期應有的現象，不過李博士行為太不光明，所以演成惡果。貞侯却另有她特殊的意見：

「李梁木偽造戀愛的環境，想借將差就錯的巧計引誘衛英接受，希圖弄假成真，當然是太不自諒。但我對魏衛英的頑固老子實在不敢恭維。女兒並不是買來的奴隸，奴隸也要爭自由，何況已入大學的女兒。身受高等教育，來往書信還要老子檢查，魏衛英未免太懦弱了。依我看：她倘若自己拿定主張，要愛誰就愛誰，即令一般男子顛倒黑白，我行我素毫不相干，又何致把人家的飯碗和自己的學業一概犧牲了呢？玉君，你看對不對？」

「貞侯小姐的話，還有甚麼錯的！」玉君又拿出往日開玩笑的腔調。「可是明澤小姐素來規行矩步，又怎能曉得別人的神祕？」

「定是陳文珪先生講的。」貞侯搶着代明澤答出來。

「陳文珪是誰？」玉君覺得名字頗熟，很詫異似地問。

「是她的令親！京大的學生。」仍然是貞侯手指着明澤代答。

「哦，是的，報上時見大名。究竟是誰？」玉君直接向明澤發問了。

「是我母親的內姪。」明澤提到文珪，心弦有些緊張，立刻站起身來轉過話頭：「我們坐的時候不少了，該走了吧？我還想回家去一趟。蘭蔚漸漸痊癒了，明天上下午全有課，你還不到校嗎？現在同我到我家坐坐，散散心，好不好？」

蘭蔚點頭認可。於是大家向袁太太告辭而出。貞侯玉君自回校內。蘭蔚隨明澤到西城的顏家。

顏家本是世代簪纓，傳到明澤的父親性情乖僻不合時宜，而且和袁廷威有同樣的嗜好。前清末年還可以強撐門戶；民國以後，祖宗遺下薄薄的財產消耗淨盡。現已年過五旬，除老伴外，膝下祇有明澤一個寶貝女兒，在西城元中胡同租得破舊不堪的小屋一所僅是棲身。親戚朋友多



來數階下，爾豐盤脚坐，以手自擗其項，微嘆。聲未絕，刀下掌與首級皆落。死時鬚眉皆全白，年僅六十一二耳。

爾豐死，尹昌衡親騎，以竿懸趙級遊鬧市，至東大街舊臬司衙門左近，忽槍聲三響，擊尹均未中。獲放槍者，一年僅十九歲之山東人也。詢之云蔡姓，爲爾豐伴人，擊尹意在爲舊主復仇耳。今不中，天也，願死以隨主人，他無求。昌衡感其義，釋之，與金三百使爲資還鄉，不受。後直魯會館助金百餘，乃走陝。惜遺其名。

## 端 方

端方（陶齋）督直隸，因小故忤慶親王，（奕劻）遂以慈禧光緒奉安時，於途中攝隆裕皇太后像爲大不敬，罷官，端性喜動，不甘寂寞，乃釐巨金賄慶親王求起用。會四川保路同志會變生，慶力保以端爲督辦川粵漢鐵路大臣名義，馳赴四川查辦；蓋彼時清庭已知趙爾豐爲川人不存，端以欽差名義入川，俟抵境後，即以端代趙職。

端曾任鄂撫，與鄂將有舊，時川中形勢洶洶，擺隻身入蜀或不利，乃交調鄂軍第八鎮第三十一標（等於今日之一團）偕行，允之。標統曾廣大，端之義子也，將恃爲護符。事變起約一月，端始由鄂溯江西上，時川江尚無火輪，木船日行三四十里，自宜至渝，在途又月餘，抵渝已深秋。

端抵渝即撥有關方面先行來渝備諮詢；蓋端存見好川人之心，思初入境即見惠川人，且爾豐以跋扈著聞，初不知其意若何；欲於逗留渝城時窺覷之，在渝留不週月，武昌起義矣，鄂中消息傳入川境，端懼所携鄂軍生變，乃下令郵局盡扣鄂軍有關函札。鄂軍係徵兵制，三十一標皆麻城孝感黃陂籍，以久無家書疑之；時謠譏騰起，有謂滿洲軍南下，已盡屠黃麻孝感各邑者，鄂軍證以全軍皆未獲鄉音，信爲實；軍心浮動，幾難遏止，乃謀諸幕僚，有謂渝鄂相距近，軍士思家

不往來，祇有顏太太的內怪陳文珏時常來看看他的姑母和姑父。其實在陳文珏的心中，也許想和他性情相投的表姐親近親近；問候姑父母，不過是附帶人情，像醉翁之飲酒而已。

這天明澤於未往探視爾豐之先，早就打電話約好文珏下午到她家來玩玩，順便吃晚飯。當她同爾豐回到家中，文珏已先來了兩點多鐘，正和姑母在堂屋內打骨牌。聽見她拍門走進的聲音，文珏笑格格地嚷道：

「明姐，你太不講信實，老早把人騙來，現在快三點了。」

「別吵，別吵，還有客哩。」明澤隨口答應着就和爾豐携手入屋。

文珏與爾豐見面這是第三次，彼此含笑點頭。

「伯母好？伯父不在家嗎？」爾豐常來顏家照例向顏太太說這兩句。

「唔，喂，袁小姐……幾天不見了，請坐請坐。」不會應酬的顏太太也照例吞吞吐吐地回答一句之後，就走進自己的垂房。讓她們痛痛快快地談天。

「話弟，你不是寫信給我說爾豐的人品高尚，學識卓越，想和她常見面談談嗎？現在你們又在一起了，你有什麼話，請講吧！」三人落坐已畢，明澤對着文珏指着爾豐，一字一句若有深意地說出，帶着滿臉狡弄狡弄的神氣。

爾豐聽見，很不自然地低下頭來，紅紅的兩頰，更顯出顏色鮮明。

文珏莫明其妙，臉上也不禁赧然。想着——自己前天寫給明姐的那封信，恭維的是她，並不是袁爾豐。自己初明姐自幼就很投契，成年以後，漸漸覺得愛慕她。她確實明白表示。似乎對待自己還不錯。今天爲何無端扯到爾豐頭上來呢？哦，明白了：她這明明是金蟬脫殼，借此拒絕我的。——他不由向明澤瞪了一眼，轉過頭來敷衍爾豐道：

「爾豐袁當然是素所欽仰的，祇怕爾豐不肯賜教吧！」

「不敢當……爾豐特謙太謙了……」爾豐的態度更覺忸忸不安，心裏却感覺意外的舒適。

「爾豐袁何必客氣！」文珏又敷衍了一句，這才衝着明澤說：「我想搬到府上客房裏住三星期，將才姑母已經答應了，明姐意下如何？」

「那還成問題嗎？你不要故意問！」明澤知道文珏不高興，反而更拿話激他。

果如所料，文珏片刻無語，隨後就借口天氣太冷，要乘太陽未落山前趕回校中。明澤那肯放他，連忙說：

「要來也是你，要走也是你。袁伯母有病，爾豐尙且來了，你好意思就走？來來，我們打天九。」

文珏聽她軟一句硬一句的詞鋒，更引起一陣陣的心酸；當着爾豐在前，又不好意思發作，祇得快快地勉強和他們周旋。晚飯吃過，他馬上拿起帽子圍巾，提腳就走。明澤送到門外，祇



，易有逃亡，不若開拔赴蓉，道路遙遠，可望寧靜，三日，途中軍士厲暴，官佐已失統馭能力，標統會廣長陳樹藩（非曾任陝督之陳樹藩）為標統，舉原連長紀嚴肅者，至是蕩然矣！

，死之前一日，端居暗室中，高唱「文昭關」，音調

悲涼，聞者掩耳。次晨天熹微，上餘兵士奉端方

及其六弟赴州城，端着二藍緞皮袍，端六着古銅

色皮袍，行四里許至北城附近之天后宮，標統

在焉。端時全軍千餘人皆集合於戲場前，端至衆

為漢人，彼據列旗籍，其先人為陶姓，渠之自號

陶齋者，誌不忘也。衆不信，端乃又言渠官之號

惠漢公，今日獨不能免其一死乎？黃麻之屠為

滿軍，余等父母妻子，皆喪於滿人手，更不能

見滿人，而一殺復仇也。語未畢，羣喝采，一

旗官出，執一木條，如豬首，而項皮垂，無法

再刺。乃以長木條，承其首，擲之，草草刀砍

端死，其弟已無木條，承其首，擲之，草草刀砍

三以足爭，其頭若球戲，以人謂：余等殺端，將

何，以首級，返鄂時，將何，以人謂：余等殺端，將

兄弟為首級，返鄂時，將何，以人謂：余等殺端，將

兩鐵箱，入一木箱，以二人肩之，防其竊也

。鄉約保甲掩葬之。乃以端兄弟二屍入於一棺，交

會請於鄂軍，出而拍一小照，兩首置几上，執行

之某軍官持刀，立於側。

鄂軍返鄂，黎以南北業已議和，國體已定五

族共和，懼張揚，挑起滿漢惡感，乃使人示意端之

家屬，歸其首級而厚殮之。（聞民國元年秋季，

端之家屬始入山尋獲屍身，載之赴京）

元年余在鄂曾見端級之拍照，面目模糊，若

一瓜然。

聽他輕輕說了一句「你太狠心！」就大踏步而去。明澤也覺淒然，失悔今天過於冒昧，對不住他；但要他和蘭蔚交朋友，確是出於一番誠意。

這夜明澤強留蘭蔚同住一宵，以便明天同回學校上課。又怕她就心母親，特意陪着她在街口雜貨店借個電話打倒貴州館轉告袁太太。她倆在睡前唧唧噥噥說了許多話。明澤講她這位陳表弟是個半工半讀刻苦自勵的好學生；又講他天分很高，考入京大時，中學祇住了一年；更講他頗有文學的天才愛作小說投諸報章，可惜質美而未多學，現在也是研究理化；最後說他的字寫得很清秀，詩詞小品，極見情致。同時並找出文珏存在她處的一本舊稿遞與蘭蔚看。

蘭蔚完全明瞭明澤之用意，忙把稿本接到手內。暗想——自己年已過二旬，春花秋月易起愁思，將來究不知如何結局。父親是靠不住了，母親是個舊式女子，更不能為女兒作主。自己又異常靦腆，不能像玉君貞侯那樣濫交男朋友。陳文珏就外表看來，像是個誠實的少年，難得明澤從中撮合，倒不可辜負好朋友一片熱腸。——她一面胡思亂想，一面隨手翻開文珏的稿本，驀然看見四闕詞：

春殘（一剪梅）

兩岸風聲一葉浮，水自流流，月自悠悠。春闌興去怕登樓，病也添愁！夢也添愁！杜宇枝頭鬧不休，草自柔柔，柳自抽抽。殘紅片片倩誰收？蝶也含羞，鳥也含羞。

夏雨（青玉案）

江南遠隔天涯路，北地曷來梅雨？碧籠山村烟籠樹，折殘新綠，泣紅無數。啼淚流何處？烏雲繚繞晨還暮，客裏愁思一如故。悶起時使香幾炷，向風哀禱雨前申訴：「送我南歸去！」

秋別（卜算子）

秋水為誰流？秋月何人照？莫向秋江訴別離，怕聽秋風嘯！幻夢幾為歡？豪爽開懷抱。此日長亭送子情，祇有秋知道！

冬意（如夢令）

黃葉連天蕭瑟，朔氣暗侵暝色；獨坐倚危欄，無語自甘沉默。沉默，沉默，千里客鄉作客！她一連默讀了好幾遍，覺得確是至情流露之作，口中也就稱讚道：『想不到陳先生的舊學還有如此之精研！』

『我的話不錯吧！你們學識相當，可以常見見面，交換交換意見。也許……將來……』明澤說個半截就微笑地打住。

蘭蔚心領神會耳根又起一陣紅雲。當夜她和明澤同床並枕，作了一宵不可思議的好夢。

中華百年陰陽歷月日換算簡明表 (五)

人从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編

公 1871   1872	民 前四一	辛未 同治一〇	公 1870   1871	民 前四二	庚午 同治九	公 1869   1870	民 前四三	己巳 同治八	公 1868   1869	民 前四四	戊辰 同治七	公 1867   1868	民 前四五	丁卯 同治六
2-19	一	正	1-31	一	正	2-11	一	正	1-25	一	(正)	2-5	一	(正)
3-5	十五		2-14	十五		2-25	十五		2-8	十五		2-19	十五	
3-21	一	二	3-2	一	二	3-13	一	二	2-23	一	二	3-6	一	二
4-4	十五		3-16	十五		3-27	十五		3-9	十五		3-20	十五	
4-20	一	(三)	4-1	一	三	4-12	一	三	3-24	一	三	4-5	一	(三)
5-4	十五		4-15	十五		4-26	十五		4-7	十五		4-19	十五	
5-19	一	四	5-1	一	(四)	5-12	一	(四)	4-23	一	(四)	5-4	一	(四)
6-2	十五		5-15	十五		5-26	十五		5-7	十五		5-18	十五	
6-18	一	五	5-30	一	五	6-10	一	(五)	5-22	一	(閏四)	6-2	一	五
7-2	十五		6-13	十五		6-24	十五		6-5	十五		6-16	十五	
7-18	一	(六)	6-29	一	(六)	7-9	一	六	6-20	一	五	7-2	一	(六)
8-1	十五		7-13	十五		7-23	十五		7-4	十五		7-16	十五	
8-16	一	七	7-28	一	七	8-8	一	(七)	7-20	一	(六)	7-31	一	(七)
8-30	十五		8-11	十五		8-22	十五		8-3	十五		8-14	十五	
9-15	一	(八)	8-27	一	(八)	9-6	一	(八)	8-18	一	(七)	8-29	一	八
9-29	十五		9-10	十五		9-20	十五		9-1	十五		9-12	十五	
10-14	一	九	9-25	一	(九)	10-5	一	九	9-16	一	八	9-28	一	(九)
10-28	十五		10-9	十五		10-19	十五		9-30	十五		10-12	十五	
11-13	一	(十)	10-24	一	十	11-4	一	(十)	10-16	一	(九)	10-27	一	十
11-27	十五		11-7	十五		11-18	十五		10-30	十五		11-10	十五	
12-12	一	(十一)	11-23	一	(閏十)	12-3	一	十一	11-14	一	十	11-26	一	十一
12-26	十五		12-7	十五		12-17	十五		11-23	十五		12-10	十五	
1-10	一	十二	12-22	一	十一	1-2	一	(十二)	12-14	一	十一	12-26	一	十二
1-24	十五		1-5	十五		1-16	十五		12-28	十五		1-9	十五	
			1-21	一	(十二)				1-13	一	十二			
			2-4	十五					1-27	十五				

# 巴 川 銀 行

服 務 周 到

利 息 優 厚

匯 兌 便 捷

## 上 海 分 行

南 京 東 路 七 三 一 號

電 話：九 五 七 六 六，九 六 一 六 四，九

一 九 七 〇，九 七 二 八 七，

電 報 掛 號：九 八 九 二

## 天 津 分 行

羅 斯 福 路 三 四 七 號

電 話：一 三 〇 七，三 二 〇 〇，三 六 八 九

電 報 掛 號：八 三 六 三

## 漢 口 分 行

中 山 大 路 一 〇 三 四 號

電 話：一 四 六

電 報 掛 號：九 二 三 〇

## 四 川 分 支 行 處

銅 梁 巴 川 銀 行

銅 梁 下 南 街

合 川 支 行

電 報 掛 號 一 五 七 二

太 和 鎮 支 行

合 川 藥 市 街 三 三 號

綿 陽 辦 事 處

太 和 鎮 北 街

遂 寧 辦 事 處

忠 孝 路 八 號

潼 南 辦 事 處

大 西 街 三 三 號

帶 浩 街

# 人 从 众

## 文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籌 備 處 啟 事

本公司股款，尙未募足，茲經決定，再將收欸三個月，屆期止，再行延至九月三十日，決不冉起。惟各發起人，到者，尙未交股欸，務請於六月卅一號以前，交下，否則即認爲放棄，希行鑒諒。

### 人从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簡章

一 人从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之規定組織之。  
 二 本公司之業務範圍如次：

甲 發行雜誌，

乙 發行日晚報，

丙 發行圖書，

丁 運銷圖書及工具，

戊 經營有關文化之各種事業

三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上海，得視業務之發展設分公司或分店於各地。

四 本公司公告以登報及通函行之。

五 本公司資本總額，爲國幣兩萬萬元，分爲一萬股，每股兩萬元。除發起人等已共認二千五百股，計五千萬元外，餘七千五百股公開募足之。

六 招股及收款之期間自廿六年五月五日起至九月三十日

七 收股欸處爲上海四川北路底敏德坊六號。

八 本公司設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監察人五人至七人，

由股東會就有十股以上之股東選舉之，董事之任期爲

三年，監察人任期爲一年，連選得連任，董事組織董

事會，互推常務董事三人至五人，並就中推定一人爲

董事長。

（其他一切均詳於章程草案及業務計劃書內函索即寄）